

## 三上鸡公岩

李永明



鸡公岩

前几天我在朋友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冬天拍摄的鸡公岩视频。画面中山峦叠嶂、群峰拥抱，鸡公岩自成一景，独特无比，给这突兀的山峦带去了一派锦绣之色，令人神往。说起来，我和鸡公岩还有一段渊源，曾经在鸡公岩所在地青套村驻村三年，还有一段三上鸡公岩的往事。

鸡公岩地处风景秀美的石梯镇青套村，对面就是旬阳市的段家河，一条汉江沿青套村蜿蜒而下，碧波荡漾，波光粼粼。这里人杰地灵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村民们淳朴善良，当年著名作家京夫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八里情仇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，使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声名远播。我有幸在青套村驻村帮扶，与本地村民朝夕相处，享受村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我熟悉了这里的村情村貌，也深深热爱着这个地方。当地村干部刘孝宁对我讲，青套这个地方人穷志不穷，这里的老院子多，名胜古迹多，也是龙舟文化的发源地，这里的鸡公岩是全市唯一的一处雄鸡风景，它伫立在一个大石上，天然形成的石头鬼斧神工，远看近看就是雄鸡报晓的一个图形，惟妙惟肖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帮扶干部老赵从帮扶群众家里回到村部后，见天空未暗，两人商议到鸡公岩去看看风景，村部离鸡公岩不到两公里路程，我们很快就走到鸡公岩的山下，从下往上看，鸡公岩是一面陡峭的山崖，硕大的山峰上面，一块石头像威风凛凛的公鸡，很形象逼真，我们感叹大自然的巧夺天工。我拽着老赵上去看看，老赵说：天马上黑暗了，上山危险，这里路况复杂，山高坡陡，鸡公岩山下是万丈深渊，还有毒蛇野兽出没，危险的很。我觉得老赵说的话很有道理，望望这陡峭的山峰，心里有些胆颤，第一次上鸡公岩的计划泡汤了。

第二次上鸡公岩是盛夏的一天，七月流火，草长莺飞。青套村离汉江近，河风细物，住在村部很是凉爽，村部后面的大山郁郁葱葱，山花烂漫，鸟儿鸣叫，一株硕大的蔷薇花挂满了粉红色的花朵，从墙角一直攀上屋顶怒放，成为村部的一道靓丽风景线，这棵蔷薇花起初是一棵幼苗，是青套村的丁校长从外面移栽过来的，长势茂盛，几乎把一间房屋遮盖完了，花盛时屋顶红灿灿一片，鲜花烂漫，五彩斑斓，人见人爱。丁校长说这株蔷薇花就是从鸡公岩山上挖回移栽的，沾了鸡公岩的灵气才长得这么茂盛和鲜艳。看着这株神奇的蔷薇花，我又想去鸡公岩探寻了。老赵午饭正在院内走路，我邀请他再去鸡公岩，老赵爽快地答应了。沿着山村公路行走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鸡公岩山下，我和老赵为了自身安全，从农户家里找来两根木棍防身。我们从山下慢慢向山上行走，这里几乎无路，山石挡路，只有牛羊走过的痕迹。山上树冠丛生，荆棘片地，山势嵯峨，险象环生，稍有不慎就可能掉下山崖。我们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，树丛里的野蜂嗡嗡叫个不停。听当地村民讲，这里的胡蜂很多，能蜇死人，我们心里有些害怕，一路小心翼翼，走到了半山腰，迷路了。人在树丛中行走根本看不到鸡公岩的尊

容，鸡公岩四面都是大山，上不得下不得，在这紧要关头，山下的村干部高喊着让我们下山。我们上山的事被村干部知道了，担心我们的安全，指派两名干部去追赶我们，我们只好下山返回。在路上，听村干部讲，这里的胡蜂厉害得很，上级通报有蜇死人的事件发生，只能请专业人士前来消杀。第二次上鸡公岩的愿望又落空了。

驻村三年时间，脱贫攻坚顺利通过验收，我帮扶的三户贫困户也全部过上了好日子，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社区房，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。三年帮扶工作结束后，按规定我们要返回单位，三年时间我们和当地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，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，鱼水情深。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融有深情，心里依依不舍，临走时，我和老赵商量，上不了鸡公岩是人生一件憾事，老赵心里也掀起了波澜，他年长几岁，经验丰富，他和村干部交流时得知，要想上鸡公岩必须有当地放过牛羊的村民引路，方可上去。我和老赵准备了一点烟酒、糖果，让村干部给我们引荐了一位村民。他叫陈鑫柱，刚满50岁，人长得高大魁梧，体格强健。他家养了10头牛，100头羊，也算是富裕户了，常年以养牛羊为生，走遍了青套的山山峁峁，对鸡公岩更是烂熟于心。

临走时他拿了一只木棍和一把弯刀，便自告奋勇走在前面带路，并让我们都穿上旅游鞋上山。他上山的速度很快，遇到杂灌木挡路，就用弯刀砍去枝条引路，我们紧跟他身后钻山跨石，像走迷宫一样穿越。当走到鸡公岩半山腰时，几块大石挡住了去路，周围是悬崖峭壁，望着下面的深渊，我的腿在打颤。带路人老陈不慌不忙地对我们说：别害怕，眼珠朝上看，不要往下看。他从中山中间微小的间隙走过，然后返回拉我们小心通过，越往上行走路越来越难，老陈总是钻山探路，安全通过时才让我们行走。突然老陈用手一指，像发现新大陆般高兴万分，他右手指着鸡公岩上几株绿草对我们说：那是野生的铁皮石斛，很是少见。这种植物在南方才有，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，可这珍稀植物还长在鸡公岩上，很是神奇。终于登上了鸡公岩山顶了。

这里千仞绝壁，绝壁极顶是山峰。山上全是光溜溜的岩石，中间的山峰大幅度向外倾出，上面有绿色的火棘，橙色的青冈，黄色的香枫，绿色的柳杉，青色的劲松，蓝色的野果，一丛丛，一片片。还有那静静挂在树梢上枯蝶、鸟巢，正在跳动觅食的松鼠。登高望远，心旷神怡，站在上面天高云淡，鸡公岩山峰下面是一条大峡谷，四面的山峰清幽青翠，山下的农舍冒着袅袅炊烟，向天空弥漫飘荡着烟火味道。在这里，我与鸡公岩实现了第一次亲密的接触，仔细抚摸着鸡公石，就像捧着心上人的脸，疼爱又饱含温存，心里感叹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，零距离接触鸡公岩，它更加形象逼真。上了鸡公岩，终于实现了我上山的风愿。

淤满泥沙的八一水库，先由银白的河滩变为绿色的湿地公园，我曾为之赞叹。如今，又在青山绿水间崛起茫茫苍苍的两千亩柳林，我更为之感叹。

近年来，随着这块大柳林的出名，时常有人咨询我这块松坝人，如何去松坝拍照、垂钓、划船、赏荷、吃鱼、逛柳林，我便以主人心态，自豪而又热情地给西安、安康的朋友介绍：若走西康高速公路，一到汉滨区谭坝镇的“谭坝”出口即到；若走“五茨公路”，过谭坝镇政府四公里，即到松坝社区；若从傅家河逆流而上，走完黄石滩水库，见到八一水库的库坝，你就到了！我给指了行车方向，还不忘介绍一下峡谷地貌，追加一句：当你越过一道山包，惊叹“到了”时，一定是蓦然撞见满目绿柳，一定是声音如柳条摇曳般的在风中呵呵地惊叹着。

是的，民间火传的“松坝柳林”，就是八一水库的库容淤积区。1958年为建设安康“第二粮仓”而动工这一全省重点水利工程，集中安康县三万多名民兵，实行军事化作业，故而名为“八一水库”。1976年建成配套渠系，灌溉傅家河下游两岸五里、关庙两区三万多亩农田。后因“以粮为纲”年代的毁林开荒，导致山洪泥石流淤积，库容逐年萎缩。1998年的傅家河上游茨沟、东镇一带的特大洪灾，一次性把七成水域淤成与坝顶高度相当的沙滩，致使库容只剩四分之一。2000年在其下游动工兴建黄石滩水库，库容为其三倍，灌溉七万多亩，且为安康高新区的水源地。由此，八一水库成为黄石滩水库的“库中库”，其巨大的淤沙区成了草木丰茂的湿地，覆盖湿地的柳林成了松坝的地标。

柳林的绿色波浪平铺开，铺成了微风中延绵的波涛，从松坝老街第三条街道的东口起波，漫过赵家梁与后沟形成的大湾，便直逼近库坝，与库区仅剩两千米长的水域相衔接，由此形成了一道弓形景观：上游的水是柳林正中的一道“直排河”，中游的水是柳林南边的“护林河”，下游的水是与柳林交融的“林下河”。

站在库坝南岸、南坡梁山俯瞰柳林，便见不同水域的林子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上游因为河流居中，湿度均匀，柳树高度相等，微风吹拂的柳叶绿中泛白，似是两张相谈甚欢的笑脸；中游因为河在南边，沙地湿度不一，近水区区的柳树显得瘦高少枝，中部则个头稍低而树冠较大，北部的树形则略显干瘦与矮小；下游的柳树长在水中，水下的躯干从一寸到一丈多深不等，或因主干从小就伸出水面而努力上长，显得细长、干瘦，枝条不多，且条型不垂，就那么短小的几枝扎在树尖，把垂柳长成了杨树的样子。

友人问我：这一带的柳树是否为“杨柳”？我说不是。因为，杨柳亦为河柳，也叫垂柳。中国古代传奇小说《开河记》有则故事：隋炀帝登基后，为兴水利而下令开凿通济渠，且在堤岸种柳。两岸垂柳，一路景观，隋炀帝看后大喜，便命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全面种柳，并亲自栽植。当柳林的护岸、固土、防风、绿化作用受到百姓称颂，隋炀帝欣然御书，赐柳姓物，享受与帝王同姓的殊荣。由此，垂柳便有了“杨柳”之美名。听到这个掌故，友人兴奋，要求到柳林之中去体验一下水上观柳的乐趣。

家乡朋友的一个电话，我们便有了到库坝去乘船游览柳林的便利。当一叶小舟荡入水库，只见水色如墨，船太公说坝边水深百米，养有鱼虾，其间当地的野生鲤鱼、草鱼多为六七十斤的大鱼。我们逆水行舟，两边水花不断，不时有鱼跃出吸氧，从巴掌大的鱼肚白判断，基本都在四五斤重。因而，两百里傅家河流域传遍一句名言：黄石滩水库的水清，八一水库的鱼肥。知情者明白：有八一水库来拦截泥沙与污染物，黄石滩的水当然清亮；有这湿地的沙、土、水、草、树、鸟相融共生的优质生态，自然会水肥鱼肥！为此，西安商人要来投入巨资开发高品质的湿地公园，带动松坝社区兴旅致富，政府为护黄石滩水质不受污染，要求松坝湿地只保护不开发，确保安康江北的水源清洁。

我们进入柳林，便在双手合围、一尺多粗的树木之间穿行。这里只有树，没有草，干净的连浮萍都没有。那些端正的柳树，让人感叹于他们为挣脱水淹之困的积极向上。



松坝柳林

## 雾锁全胜寨

张朝林



全胜寨

屈兰平摄

岚皋县的全胜寨，早已让我惊艳，四个寨堡，由城墙连为一体，全建在海拔1500多米的红坡梁上，三面凌空，一面依山，似一巨龙，盘卧于万山之上。山有峰，峰有寨，寨有堡，峰相望，寨相通，堡坚固，是保存最完整、最完好的中国西北第一石头寨堡，是陕西省第八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陕南人民自卫救国团遗址。有幸前往，可天公不作美，也罢，雨雾中看寨，也许别有风采。

车上山腰，雾更浓，能见度只有几尺远，开雾灯、打远射灯均无效果，白炽炽的远光灯，刺不穿浓雾，让浓雾裹成一个白色短剑，在不远的前方晃来晃去，亮晃晃的雾灯，让浓雾揉成一个白色的球，在灯前滚来滚去。这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悬空崖的山道，哪里才是方向？

雾里行，左边是万丈悬崖，让白雾裹得严严实实，偶尔在雾中冒出一棵松柏，让我们惊讶那是从雾中来的仙人，山道边的枯蒿、芦苇，着厚厚的雾凇，晶莹剔透的枯蒿，宛如身着黄袍的少女，亭亭玉立在白雾中。倒是一支洁白的芦苇花，让雾凇包裹成玉花，微微倾斜着身子，雾里跳舞。右边是山崖，陡峭的山石上挂着冰凌，一个一个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冰凌，是大自然打给全胜寨透明的惊叹号，在山雾里时隐时现。山崖上的森林，让浓雾簇得紧紧，间或有松叶上的雪花落下，白雾里泻下一道亮光，匍匐到山道上，惊得我们一声呼叫。

谷底的浓雾中有声音来，是山风裹着云雾呼啸的声音，是林中松枝碰撞的声音，是冰凌落地的声音，这些混杂的声音，一起在雾中莽撞、回荡，这也许就是全胜寨的声音。我拿着相机，只能拍出浓雾的风采，拍不出声音的波长，文友想让我拍出他雾中的风姿，拍出来的只是几个影影绰绰的灰影子。

越近山顶，雾慢慢地淡了，却飘起来雨夹雪，雪花中的全胜寨，露出来冰山一角，羞羞答答沐浴在雾中。到了山顶，先是看见一个平坦的山坳，山坳上耸立的就是全胜寨中的大寨，仰头看不见尾，看不见尾，左右是空灵山谷，白雾在横飞，恰似两条巨大白龙，缠绕着大寨，这就是三面陡峭悬空，一面巍山飘逸，连接小寨、巴王寨、平安寨的

当他们长成了不垂之躯，那些为争阳光雨露而昂首向天的枝条，让人仿佛看到了人世間那一行行奋进者的阳刚身影。

相对于水域之中“水柳”们的阳刚之气，看到沙地中的“沙柳”，便看到了阴柔之美。其身高六米左右，躯干多为一尺之围，一株株枝条下垂，一片片叶型呈条。由此上行，细看柳色，每株都有三种色泽：树身黄中带黑，枝条青色，叶子绿色。如此色彩分明，让“水柳”那种病态的暗淡，更显得生存不易，生命可贵。

在中游区域，我们弃船上岸，登上木质栈道，便进入一片荷塘。这种引河水入沙凹，利用自然地形而种植的百亩荷塘，因土肥水肥而荷叶硕大。透过那雨帽般的荷叶、红白黄相间的荷花，去看四周密布、丝线般的柳林，让人自然想到了青纱帐，想到了诗与远方，想到了那个新年的火红青春。于是，我们重新上船，划入荷塘，唱起《采莲歌》，去做采莲人。

执一饼莲蓬，上到北岸，看到柳林中的帐篷、树干间的吊袋，知道有游人在此小憩，我们不便深入，静静地向西步行。那些生于林下的野草，以花卉的姿态给我们报以热情的笑脸，以药材的名义显示着生态的价值。而从草中飞出的鸟儿，则让这里生机盎然；在柳枝上鸣叫的知了，更使这里妙趣横生。当一只野兔子奔入视线，一只锦鸡飞出视野，我们为这里的生态和谐而由衷点赞，更为松坝人高度自觉的生态意识而致敬致谢！

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，当新世纪的春风吹入安康北山的松坝盆地，人们看到，下游的黄石滩水库动工兴建了，此地的八一水库已被放弃了。于是，有人闹着要返库，有人闹着要分地。他们的理由是：当年修建八一水库，不仅毁了傅家河流域最繁华的这条三里长街，而且占了河谷的两千多亩良田，从此松坝无松无田，两千多人分迁于两岸山地，以致1996年撤区并乡把松坝乡并入谭坝镇时，这里的人们差点闹了起来。但当地地因西康高速公路留了上下口，要建五千人社区及北山地区最大移民安置集镇时，这里的人们安静下来，与外来人口共建家园。因此，当有人要瓜分库坝的沙地时，一帮年轻人挺身而出，他们不声不响地砍来河边柳枝，截成一两尺的小节，一节一节插入沙地。一场春雨，一粒新芽，一缕春风，一片新叶。到了当年夏秋，已是满沙坝的柳苗。一两年下来，人工栽植加根系繁殖，便是密密麻麻的两千亩柳林。于是，有记者做文章，说松坝人环保意识强；有领导来调研，说松坝人顾大局、讲奉献。而松坝人却不给自己贴任何标签，只管为这一坝柳林去撒花籽、放鱼苗，千方百计地美化着，呵护着。

忽一日，网上发出直播视频，把松坝改名为柳坝。松坝哗然。有人仰天发问：难道我们这千年古镇的美名说没就没了吗？有人无奈叹息：松已无，柳已兴，坝更美，柳坝就柳坝吧！见多识广的龙三爷给爱玩抖音的孙女说：坝是老坝，柳是新景，就叫松坝柳林吧！

于是，松坝柳林声名远播，成了安康北山的生态新宠、绿色明珠。

陕西岚皋全胜寨，始建于明末的全胜寨，原名叫前山寨，为防范土匪惊扰，村民自发而建。寨上石屋数百间，随山而建，就势而修，宽处石屋鳞次栉比，簇拥成院，孤窄处独屋伫立，寨上东南方才有可攀斜坡，而斜坡四面皆有峭壁，作战战壕随坡而建，射击孔密密麻麻，据说，最多时有2000多人生活在寨上，有学堂、商铺、庙堂，如今只剩下无顶的石屋、石墙、石墩、石路遗址。

我们顺着绕山腰的栈道走，栈道曲曲弯弯，左边是望不到底的山谷，山谷那边，又是一座独立的山，手伸过薄雾，似乎能够得着，可吼一声，很长很长的时间回音才被山荡过来。从山谷石壁上生长出来的野山菜黄，左一棵，右一棵，上一簇，下一束，落光了叶子，只把一嘟噜一嘟噜形形的果实挂在枝头，此刻的红果实，包裹着一层亮晶晶的冰凌，红里泛白，白中含红，偶尔有一抹白雾缭绕，缠出几许风采。

拐过一个山崖，脚下的一座小山朝山谷而去，消失在谷尽头，小山上是层层叠叠、大大小小、高高矮矮、错落有致的石屋，没有屋顶，有白雾充斥，缭绕环绕，这也许就是消失的商榷。

雪花又飘起来。“看，多美的石窗棂！这是压寨夫人住的石屋。”文友的话，打断了我的沉思，一看右边，是一三间石屋，分上下两层，二楼枕木石空，依稀可见，石墙精致，石路整齐，苔藓布满，散发着历史的绿光，石门宽阔，门边是一三格石窗，四方方，我靠在门上，透过石窗，可看近处山谷、远处独山。

走出石门，便是战壕，或圆或扁或方的射击孔，布满战壕，战壕旁边，堆放着石头，也算武器，一块石头，掷下山谷，一路俯冲，砸死砸伤很多土匪，才落下谷底，易守难攻的全胜寨，土匪四次攻寨，皆以失败告终，前山寨的名字就被全胜寨取代。

雾，浓淡淡淡，景，时有时无，谷，隐隐藏藏，对面的山，躲躲闪闪，脚下的路，满是冰块，走在上面，咯咯吱吱，想攀上山顶是不可能了，看景就像作文，留一点空白、留一点念想，才是最美的回忆。